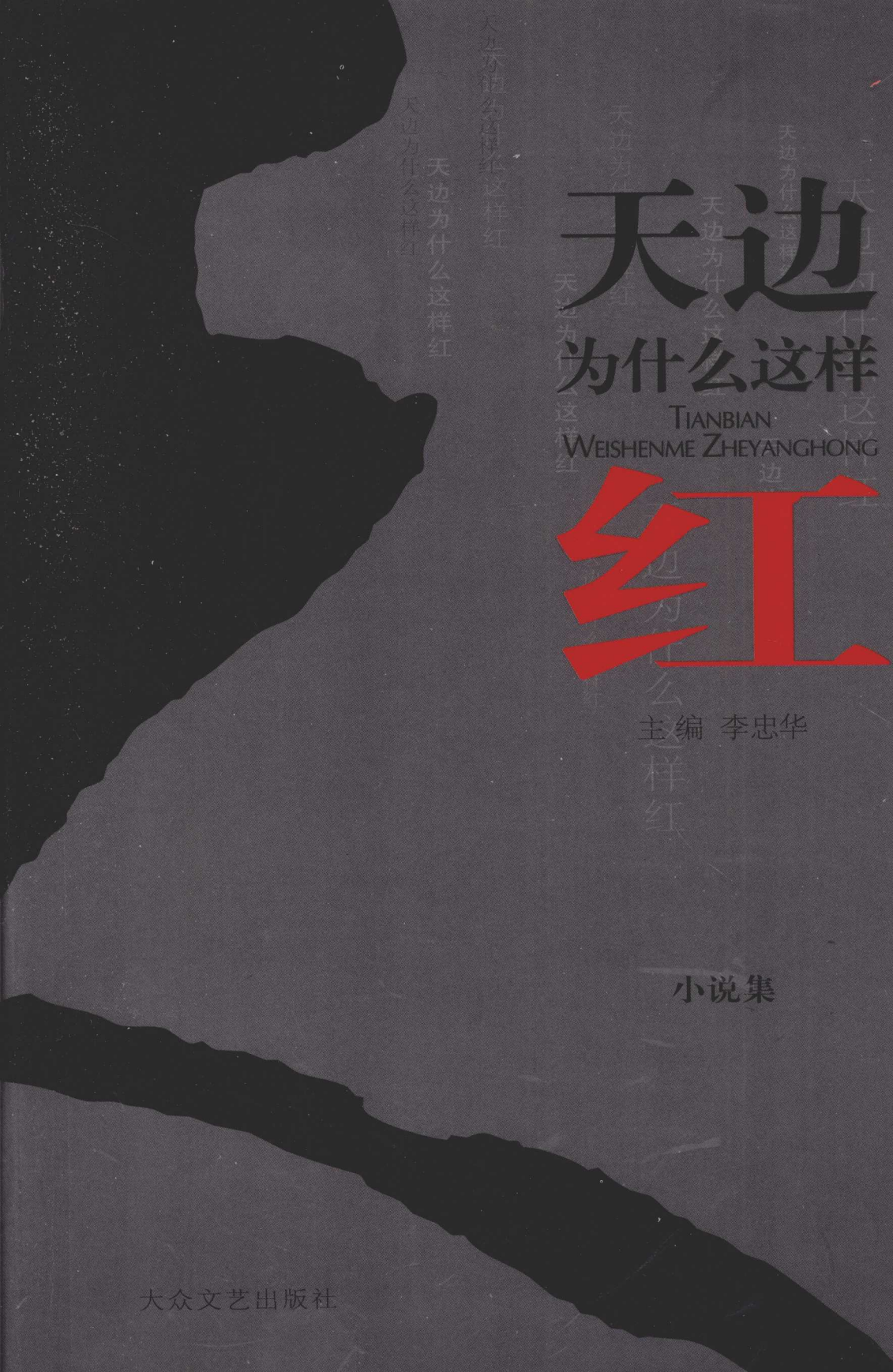




天边为什么这样红

天边 为什么这样

TIANBIAN
WEISHENME ZHEYANGHONG

红

主编 李忠华

小说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天边

为什么这样

红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作者自序）

天边

为什么这样

TIANBIAN
WEISHENME ZHEYANGHONG

红

小说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边为什么这样红 / 李忠华主编.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0240-362-8

I. 天…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3562号

书 名	天边为什么这样红
主 编	李忠华
策划编辑	潘爱平
责任编辑	潘爱平
装帧设计	盛世枫云设计顾问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胜利油田胜利报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10毫米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50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目 录

CONTENTS

中篇小说

拯救父亲	胜利油田	袁 新	001
老商场	河南油田	付以俊	019
周小倩之死	洛阳石化	吴文奇	048
天边为什么这样红	胜利油田	周绍义	069
天圆地方	齐鲁石化	齐 帆	094
活得像个人样	江汉油田	李布衣	111
房檐下的鸡	胜利油田	刘庆堂	138
清明雨	镇海炼化	陆立明	169

短篇小说

土 香		
.....	茂名石化	曾 超 202
老古董		
.....	胜利油田	李洪刚 227
双耳山		
.....	齐鲁石化	王洪亮 238
沉钟老汉和他的稻草人		
.....	胜利油田	徐青山 249
啼血链		
.....	中原油田	宋剑挺 262
你可以出城了		
.....	河南石油	尹顺国 272
英吉沙小刀		
.....	胜利油田	王明新 284
骆驼桥的女人		
.....	镇海炼化	翁晴为 294
蜜月浩劫		
.....	九江石化厂	严泗波 305
新任书记		
.....	洛阳石化	席志刚 315
缺 口		
.....	长岭炼化	曹毅环 336
石油师		
.....	胜利油田	尚长文 354
心 慌		
.....	胜利油田	石 兵 364
轮 岗		

.....胜利油田	刘平平	379
三根汤		
.....河南油田	方古山	388
邻居戴晖的家庭生活		
.....江苏石油公司	顾 飞	396
烟		
.....河南油田	盛丹隽	407
昊子的烦恼		
.....广州石化厂	颜小凤	420
一元缘		
.....长岭炼化	李 蚌	423
恩爱火狐		
.....燕山石化	禹 心	427
荒原深处		
.....胜利油田	解保双	438
风中铁		
.....胜利油田	马 行	451
激情之旅		
.....中原油田	尹红玲	466
无处可归		
.....管道储运公司	张海芹	484
陈师傅的漂流壶		
.....上海石化	刘本新	490
晶莹的眼睛		
.....江汉油田	马桂凤	494
岁末的幸福班车		
.....天津石油公司	王亚明	507
后记.....		509

拯救父亲

袁 新

那是我第一次晚上乘车去北京，所以印象深刻。

我是一个戴眼镜的身材臃肿的男人，由于我皮肤黑黄，所以我看起来稍显丑陋。我之所以没有坐白天到北京的车，是因为和几个朋友喝酒喝过了量，白天昏昏地睡了一天，胃疼得厉害。自己自作主张，胡乱吃了几粒止疼的药，这才略微好受了些。

我要去寻找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很有可能去了北京。上个星期，母亲说：“你爸这两天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邪，老是念叨着天安门，毛主席，念叨着幸福的金水桥。”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太在意。印象中，父亲念叨这几句话又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一个人念叨着什么，就去做什么，那岂不是脑子有问题了？

妹妹说：“报警吧。”母亲也说：“报警吧。”我说：“算了吧，人家警察那么忙，又不是人家警察的亲爹，人家怎么会尽心呢？再说，我爸耳不聋，眼不花，心明眼亮，肯定丢不了。还是自己先找找看吧。实在找不到了，再麻烦警察同志吧。没准，我爸还真去了北京呢。”

汽车上下颠簸着，在黑暗中吃力地行走。我所工作的这座小城虽然不大，却有着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黄河口市。小城离北京也不算太远，要是车肯上高速公路的话，几脚油门一踩，六个小时也就到了。不过，这天晚上的司机显然不愿意把钱交给高速收费站，他选择了一条坑坑洼洼难行的路。我能听见汽车喘着粗气地大声说：“累死了！累死了！”

这时，我听见自己在心里无声地笑了。我看到了那些和我一起晚上乘车的人们，他们裹着厚厚的衣服，表情严肃地拎着自己的行李。女人抱着小孩，男人搂着花枝招展，涂着口红的年轻女子。那些看起来只有两三岁的小孩子，用害怕的眼神紧紧盯着我，我后悔出门时没有把帽子戴上，把脸遮住。坐在我旁边的是个丑陋的年轻姑娘，一张饼子脸上，五官极不协调地安放在一起，不仅如此，还布满了许多颜色暗红的小疙瘩。丑姑娘神情冷峻，目不斜视。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她，一种强烈地想和她交谈的欲

望,让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喊出声来。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北京!”

“你去北京干什么?”

“你又去北京干什么?”

“我要去北京,寻找我的父亲,让他跟我回家!我妈想他了,我儿子也想他了,在梦里都哭喊着叫爷爷。”

“那你呢?”

“我要去北京上访!”

“上访?”

“是的。我十八岁时,在玉米地里,被村长给强奸了,我告他,可人家都非说我们是通奸。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可再不好看,我当时也是个姑娘啊。他把我强奸了,我以后怎么嫁人啊?谁会要一个名声不好的丑姑娘做老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农村的风俗。我一定要告他,让警察把他抓起来,狠狠地判他几年。”

“你以前去过北京吗?”

“没有。”

“你呢?”

“我去过好多次了。北京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你觉得你告到北京,会赢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去卖血,也要把那个村长给告了。我要让他遭罪,你不知道他有多坏,他用镰刀割破了我的裤子,他把我的头摁在土里,他还捂着我的嘴不让我喊叫,那么多的小红虫在地上爬,看着就恶心,他也能做得下去。要想不让我去告也行,除非他跟他现在的老婆离婚,娶我,那我就放过他。”

“呵呵,你真是有个意思的姑娘,爱憎分明,理想坚定。”

我默默地设想着我和邻座丑姑娘的交谈,为自己出色的想象力而沾沾自喜。

在油田工作了一辈子的父亲,其实很少出门。

没退休前,父亲是他们单位的劳模。他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围着图纸写写画画,对着单位的那几台机器敲敲打打。用个好听的词说,就是醉心于技术改造,痴迷于工艺革新。至于成绩如何,肯定不能和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革新电灯泡相提并论了。

有的时候,我就想,人在尘世生活,一切在冥冥中都自有安排,要你成

功的时候,想不成功都难。要你失败的时候,即便是项羽那样的英雄,也只能慨叹“时不利兮骓不逝,虞兮虞兮奈若何”了。

我曾经问过奶奶:父亲小时候是不是特别聪明,特别爱学习啊?奶奶说才不是呢。你父亲从前特别淘气,在家老挨打,上学老挨罚,天天站墙根,天天写检查,是村里出了名的留级生,逃学大王。为这,你爷爷都不知道抽断了几根皮带了,可他依然该偷鸡时偷鸡,该摸狗时摸狗,气得你爷爷整晚上整晚上的咳嗽,以为是上辈子作了什么孽,才生下个这么不争气的儿子。

说起来也好笑,学习不好的父亲,却由于体格健壮,18岁那年,正好赶上部队征兵,居然就稀里糊涂地应征入了伍。三年的兵当下来,以为要回村修理地球,收拾那些土坷垃了,又恰巧赶上油田到村里招工,没多久,父亲就成了一名光荣的头戴铝盔走天涯的石油工人了。

应该说,油田是父亲真正的舞台。那时,父亲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上班了。他能一天24小时不停地守候在机器旁,他说他一听见机器转动的声音,就浑身发热,血往上涌,魂都不在身上了。他说他闭上眼睛也一样能听出机器的喜怒哀乐。他说机器就像人一样,只要你对它好,它就会对你好。我相信父亲的话,相信这些话都发自肺腑。如果你连一个石油工人的话都不相信,在这世界上,你还能相信谁?父亲是个天生的工人,他车钳锻焊铆,样样精通。最拿手的,就是焊接了。

有一次,好像是过年的时候,父亲单位的供暖锅炉由于循环水管渗漏,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奈地停止了运行。那一年的冬天,似乎也格外的冷,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十几万平方米范围内居住的数千职工、家属都眼巴巴地等着,盼着能过一个温暖祥和的年。

“抢修。”“立即恢复供气。”单位领导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

生病在家的父亲,听到消息后,兜里揣着病假条,也来到了现场。锅炉虽然经过了各种方法的冷却降温,可由于时间太短,人一靠近,立即就烤得人浑身难受。周围有人在窃窃私语:“这样进去,还不交待了吗?”父亲单位的几个电焊工,拿着焊枪在锅炉外犹豫着。父亲看了看他们,说了句:“我来,要受罪,我一个人顶着。”就爬进了锅炉。

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屏住了呼吸,为父亲捏着一把汗。十分钟后,父亲从锅炉里探出头来,喊着:“水,水。”

他又钻进去了。

那天的情景,父亲的一个工友说,打死他都不会忘。

父亲在锅炉里整整干了六个小时,熔化了130多根焊条。父亲单位

的领导，一个平日里不苟言笑，异常严厉的人，脸上挂着泪，一动不动地站在锅炉外等了父亲六个小时。

父亲成了劳模。

我始终觉得父亲的心里有一道光，母亲的心里就没有这道光，父亲的很多工友心里也没有这道光，这是父亲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一旦人的心里有了光，人就会和以前的自己大不一样，会看得很远，会在亮光的时刻，勇敢地走出来，大声地说一句：“我来，要受罪，我一个人顶着。”

我不知道，我的劳模父亲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意识到，劳模和劳模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在劳模这个阶层中，有全国劳模，像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传祥，人家就是全国劳模，人家在北京还和国家主席握过手呢。有省里的劳模，有市里的劳模，还有厂里的劳模。不同的劳模贡献不同，受人尊敬被人知晓的程度自然也就不同。

父亲只是厂里的劳模。父亲一定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全国劳模，也去北京，和毛主席紧紧地握手，代表百万石油工人向毛主席问好。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开始搞技术革新了。他中午不休息，晚上不睡觉，节假日不回家。见了夜校和培训班就上，看见戴眼镜的人就向人家请教。在父亲眼里，戴眼镜的人学问肯定高哩。许多年后，当我因为爱看武侠书而过早地成为近视眼，也戴上眼镜时，不知道父亲是否也认为他的儿子的学问高啊？厚厚的《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原理》、《材料力学》、《金属工艺》等专业书籍堆积在父亲的桌子上，父亲吃力地阅读着它们，父亲学习的刻苦精神，让人看着就心疼。

每月只有一两百块钱工资的父亲，开始频繁捐款了。北方的农民兄弟吃水有困难，他捐款资助人家打井。南方的工人大哥遭受水灾，他捐款帮助人家抗洪防涝。山区的孩子上不起学，他默默地给孩子们邮寄学费，书包和铅笔。父亲究竟捐了多少款，母亲说她也不清楚。

妹妹说：“哥哥，咱们家怎么老不吃肉啊？”我说：“肉有什么好吃的？吃多了，肚子疼。”

妹妹说：“哥哥，过年了妈妈怎么也不给咱们买新衣服啊？”我说：“新衣服和旧衣服不都一样穿吗？周总理的睡衣还打补丁呢！”

妹妹说：“哥哥，我的钢笔坏了，我想买只新的。”我说：“等中午哥哥放学后，去割些草卖了，挣了钱，马上就给你买新的。”

秋风萧瑟，芦花飞雪，我一个人置身在旷野的苍茫中，开始歌唱，我的声音饱含泪水。

那一年，父亲终于当上了油田劳模。那一年的劳模大会盛况空前，鞭

炮声声，几百只洁白的鸽子展翅凌空，几千只美丽的彩球迎风飘舞，油田领导亲自为父亲他们披红戴花，牵马扶镫，父亲激情澎湃，父亲喜气洋洋，父亲的新闻照片以显著的标题出现在油田报纸上。父亲一喝醉了酒，就激动地向我们描述他当时领奖的宏大场面，父亲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比划着，那显然是父亲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了。

在黑暗中，对父亲的过去进行片段式的叙述，显然缺乏对父亲足够的尊重与敬意。大苦大难的黑石油本身就是一部沉甸甸的厚重的岁月之书，黄河口、钻塔、井喷、采油树，只有当这些词汇生动起来，我们才能缅怀岁月，才能读出其间的尘封的往事，让温暖的石头，不灭的灯盏，来一一擦亮我们的骨头。

经过十一个小时的漫长煎熬，汽车算是开进了北京城。我真感激这个好心的司机，还真把我拉到北京来了，倘若他把我送到内蒙，估计我也不会生气。丑姑娘依旧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车窗外，看来，她一定苦大仇深。只有内心汹涌着什么惊涛骇浪的人，才能如此这般。一个对生活不抱有期待，麻木了的人，会很脆弱，很容易消沉的。也许，她真的是被村长强暴了，到北京来上访的呢。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惧，冷汗涔涔而下，手掌心里也潮湿起来了。

北京到了，我要寻找我的父亲了！

从八王坟打了个车，到了公主坟，然后又从公主坟打了个车，我就到了天安门。“你错了！你可以从八王坟直接打车去天安门的！”晚上，我的朋友周南在酒吧里笑着告诉我说。我知道我错了，谁让我对北京不熟悉呢。谁让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长着一张诚实的脸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呢。我和周南是在一个风筝节的诗歌会上认识的，我的诗歌《为一只风筝歌唱》获了个一等奖，他的诗歌《赞歌献给风筝》获了个二等奖，放完风筝后，几个获奖者兴高采烈地去喝酒，喝着喝着，我发现一桌人之中，数我和周南的酒量最大，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周南在北京的一家报社做记者，白天喝水写新闻，晚上喝酒写诗。

周南最喜欢的诗人是俄罗斯的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出生在19世纪，主要生活在20世纪，被人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周南大口地喝了一杯啤酒，然后，用他沧桑的广安话，大声地朗诵着：“我们知道，在以后进行评审时，每个小时都将证明无罪，然而世界上不流眼泪的人中间，没人比我们更傲慢，更纯粹。”

我知道，这是阿赫玛托娃在1922年写的诗，名字叫做《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我笑了。我和周南喝光了一瓶又一瓶的酒，争论了一个又

一个的诗人。周南固执地认为，满天的星星下，大师们都在尘世中睡觉了，即便你面朝大海，也不一定就春暖花开，更何况白天过后是黑夜，星星落下就是石头，石头又没长着眼睛，砸了你也白砸。

酒意朦胧中，我端起酒杯，周南，来，让我来给你朗诵首诗，请把羊群赶回大海，请把世界留给石头，请把子弹射向天空，请把父亲还给儿子。

那一瞬，我想起了父亲心里的亮光。我心里的亮光是什么？是这些诗歌吗？

回到周南给我找好的宾馆，我拧亮了房间所有的灯，醉醺醺地躺在床上，把头埋进被子里，忽然，就哭了，泪流满面。

我敢肯定，父亲一定就在北京。父子连心，黑暗中，我分明感觉到了父亲的气息，听到了父亲铿锵的心跳，但我就是找不到他，他慈祥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眼睛里满是笑意，甚至他还一再出现在我熟睡的梦里，关切地给我盖好被子，掖好被角，才肯安静地离去。

父亲曾经问过我，儿子，你说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那时，我还是一个读高二的学生，心比天高。我对父亲说，我的理想，就是去北京读大学，清华不要我，北大也凑合。父亲瞪了我一眼，没吱声。

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只要能考上大学，哪怕是个三流大学也就足够了，至少可以不用像父亲一样当一辈子工人，吃一辈子苦了。

父亲经常很晚才回家，有时，甚至很少回家。父亲常常痴迷地看着那些机器，父亲常常满手油污地把机器零件拆卸下来，对照着资料，反复研究查看后，再装上去。父亲是工人，工人就要拼命地做工。父亲是劳模，劳模就要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工作。有一年，父亲的单位接受了一个托运发电机组的任务。任务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让你把货物从A地托运到B地。可问题是，货物不是简单的货物，是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美国进口来的电机，还有一个问题是，人家电机重90吨，可父亲的单位只有40吨的拖车，怎么办？父亲的单位派出了很多人，几乎跑遍了整个山东大地，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车辆，父亲单位的领导急得像蚂蚁，在热锅上团团转。当然了，办法不是没有，最保险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任务给推掉算了。丢人就丢人吧！丢人总比承担责任和风险强吧。

父亲再一次站了出来，说他想试一试。父亲说他是单位唯一的劳模，唯一的工人技师，眼睁睁地看着单位的名誉遭受挑衅，他说他宁可豁出命去也要拼一拼。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把单位的名誉看得那么重，会把劳模的责任

看得那么重,要知道,父亲那个五千多人的单位有的是有技术职称的工程师。也许,当一个人真正像父亲那样热爱工厂时,才会勇敢地站出来,用胆量和忠诚维护单位的尊严和名誉吧。

父亲的眼里不揉沙子,父亲不允许有人给他的单位脸上抹黑。

父亲不是孤胆英雄,父亲身边还站着他的师傅,他的工友。他们帮助父亲,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做实验。

父亲告诉母亲说:“这几天,单位有事,我不回来了。”

父亲嘱咐母亲说:“两个孩子的学习,千万不要放松了。”

父亲劝导母亲说:“稻田地里的活累,你干活时悠着点,照顾好自己。”

父亲许诺母亲说:“以后有空了,我一定带你出去转转。”

父亲把一切都想到了!甚至把万一失败后,蹲监狱都想到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电机,容不得父亲有半点的闪失。

父亲他们把两个40吨的拖盘组组合在一切,改装成了一台平板大拖车,试验是成功了,该正式去拉电机上路了,父亲的心揪到了嗓子眼里。

父亲饭不吃,水不喝,神色凝重地在单位等了一天。父亲的师傅,工友也都饭不吃,水不喝,神色凝重地陪着父亲等了一天。

而我瘦弱的母亲,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父亲的事情,竟然跪在地上,给父亲祈祷了一天,两个膝盖跪得又红又肿,母亲居然笑着说:“不疼,不疼,只要你爸没事就好。”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还没有什么手机传呼这样先进的通讯工具。晚上8点,父亲他们才知道电机拖运成功的消息,一屋子的人,都哭了。父亲没哭,父亲说,他想回家看看。父亲单位的领导,喊来了自己的小车,二话没说,默默陪着父亲上了车,来到了我们家。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长成一个少年以后,那是父亲第一次那么紧地抱我。他爱抚地摸着我的头,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水,一颗一颗,无声地滴落在我的心里。

据说,那晚的庆功宴,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两点。

平日滴酒不沾的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父亲挨个碰杯,先领导,后师傅,再工友,然后一饮而尽。父亲喝得高兴,喝得痛快。末了,父亲还自告奋勇,兴致勃勃地唱了两首歌,一首是《我为祖国献石油》,一首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我是劳模的儿子。我的父亲是劳模。我置身旷野的苍茫中,一个人,孤独地歌唱。我的声音饱含泪水。我一生的命运由石油引领方向。当大风把黑发吹白,把白发吹落,岁月沧桑,还有谁比我更深入这片土地,阅读

父亲的秘密与忧伤。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但我没有勇气像我的父亲一样的生活。儿时的哭闹。农业点上一下雨就漏的破房子。刺耳的钻机轰鸣。枯燥的机器转动。烟筒冒出的浓烟如同黑色的蝴蝶。母亲苍白的脸。父亲半夜里惊心动魄的咳嗽。我从心里深深害怕石油和机器组成的日子。尽管最终,我没有能考进任何一所北京的大学,但在黄河口教育学院中文系就读的我,还是从心底里为自己感到由衷的庆幸。也许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沿着父亲的足迹一路走下去了。

曾几何时,年轻的不止一次地看见自己,跌跌撞撞地在旷野里行走,倒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又倒下,伤痕累累,一身疲惫。我还看见落日苍茫中,七只飞鹰在天空低低地飞。盐碱似雪,厚厚地覆盖着黄河口的大地,涛声如泣,谁在岁月的起伏中,阅读着荒原的苍茫。

我知道,即便是飞鹰,也禁不住一再的风吹。黑亮的石油,擦伤飞鹰飞翔的翅膀。关山千重,长风万里,黄河平静地在不远处入海。黄河口的旷野里,其实没有多少路可走。那些枯黄的沙棘草下面,那些平静的水洼子下面,也许是一个陷阱,微笑着等你走进。

我知道父亲希望我能读石油大学,学石油勘探、石油地质。其实,父亲永远都不会知道,即使后来当我离开学校,成为一个所谓的诗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那么多的诗歌,我从来都没有激动过。我深深知道,父亲的肩头承担着什么。在单位里,父亲是劳模,是骨干,是无可挑剔的优秀。在家里,父亲供养着读大学的我,读中学的妹妹,父亲是个好父亲。尽管父亲带给我们的不是什么富裕的物质上的享受,但父亲做人的品质,却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着我们。

我可以骄傲地对父亲说,在大学读书期间,我是学校里吃得最差,穿得最俭朴,花钱最少的学生。当我带着满满两箱子沉甸甸的书,毕业离开学校时,父亲,我的心里也有一道光。我能照见自己以后的生活。

我毕业分配时,有三个学校可以去,一个是基地的重点中学,离家近,教学条件也好,另外两个是百里外的农场中学,离家远,教学条件也差。

我想自己要是能分在基地的重点中学就好了,这样的话,即使父亲顾不上家,我也可以多少替母亲分担一些家庭的担子了。我想父亲是单位里唯一的油田劳模,单位上下都很尊重他。只要父亲出面跟领导说一声,还是有希望的。

我没有想到的是,入厂教育的大会上,竟然请来了父亲作报告。父亲讲了铁人王进喜,讲了石油职工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讲了“到艰苦的地

方去锤炼自己”，最后，父亲从讲台上站起来，激动地说，我的儿子也是今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就坐在你们中间。我希望他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会场上一下子静下来，静得我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的声音，父亲最后的几句话把大家都震惊了，接着就是热烈的掌声。

那是我的父亲吗？熟悉又遥远，亲切又陌生。

晚上，父亲破例很早地就回来了，手里还提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烧鸡。父亲特意叮嘱母亲说，再整几个菜，儿子就要上班了，我们父子俩好好喝几杯。酒斟满了，父亲看着我说，来，喝。我也说，喝。父亲低下头，沉默了半天说：今天的事，你不怪爸爸吧。我摇了摇头说：爸，喝酒吧。父亲也说，喝。

我的心里有光，我的脑子里有书，我怕什么？我的父亲都已经在会场里把话说出去了，别说去农场中学，就是去趟地雷阵，我也得去啊！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责怪父亲呢？

退一万步说，就算父亲矫情，在作秀，我也要帮他。血浓于水，谁让我是父亲的儿子呢？父亲说过：“一颗优秀的种子，无论种在哪里，只要把根扎住了，就不愁枝不青，叶不绿，长不成好庄稼。”父亲还说过：“叶上的雨水往下流，枝上的雨水往下流，野蓖麻汗流浹背，野蓖麻自己浇自己的根。”

父亲不是诗人，我是诗人，可我想破头，也想不出这样的好诗。周南说，满天的星光下，诗歌大师们都睡觉了。我说，还是让大师们睡去吧。父亲在我的心里永远都醒着。

周南打来电话，用他沙哑的广安话，问我道：“哥们，你在哪里呢？”我平静地说：“我在天安门广场啊。”周南说：“还没有找到你父亲啊？”我没好气地说：“广场那么多人，哪那么好找啊？我现在一看见老头，就感到由衷的亲切，都要仔细盯人家两眼。”电话那头的周南，笑了。周南沙哑的笑声，听起来特别像黄河口水洼子里水鸭的叫声，嘎嘎的，我也笑了。

周南说：“哥们儿，老爷子肯定丢不了的，神经又没毛病，身体又硬实，一会儿，咱哥俩去三里屯的酒吧喝酒，你在广场上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去找你。”

广场上人虽然多，我知道周南很容易就能找到我。我有手机，他也有手机。我们可以边聊边说自己的位置，在广场的南边、北边、东边还是西边。我们可以往一个地方靠拢，比如华表前，还是升旗的旗杆前，都行。可是我的父亲没有手机，以前妹妹倒是给父亲买过一个，可父亲不喜欢

用,也从来不用。无奈之下,妹妹只好把手机又送给我们乡下的表弟了。

我默默地站在广场上,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慈祥地看着我。我的耳畔忽然回荡起一首歌:“蓝天一片星星亮,井场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豪情望北京……”记忆中,这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首歌了。每次唱歌的时候,父亲的脸膛发红,眼睛发亮。父亲唱着唱着,就情不自禁地笑了。

歌声中,我的劳模父亲一定一千遍一万遍地憧憬过自己在北京,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紧紧握手的情景。

也许,不仅仅是父亲,几乎是所有的石油工人都对党,对领袖,有着异乎寻常的忠诚和热爱。

据说,铁人王进喜当年去北京时,看见公共汽车上背着一个很大的煤气包,铁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好奇地问,别人告诉他说,还不是因为国家缺少石油闹的。铁人的脸上挂不住了,回到大庆,站在井台上手握刹把,眼望北京,愣是两天两夜没休息。别人要替换他,铁人大吼,打不出油,我怎么再有脸去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啊?说完,两行热泪滚滚而落。

我曾经在父亲的笔记本里,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刚来黄河口那会儿,这里一间简易房也没有。我们就住在老乡的马棚牛棚里。到了晚上,四下里透风,西北风夹着雪花直灌到被子里。每逢下雨,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喝的水就是下雨流到坑里的水,颜色黑红,味道又咸又涩,煮开了上面还漂着些小虫子。每人每月27斤粮食,一半是地瓜干,一半是玉米面。但是困难再大,吓不倒我们。正像王铁人所说的:“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

我的初中同学林子,技校毕业后,分到采油队上班。在一次巡井时,发现有人偷油,林子勇敢地冲上前去,制止他们。林子大声地说:“油是国家的,你们不能偷!”偷油贼见只有林子一个人,恶狠狠地威胁道:“小子,别多管闲事,不听话,就弄死你。”林子毫不畏惧地说:“油是国家的,就是被打死,也不能被你们抢走一滴。”后来,林子在与偷油贼的搏斗中,被捅数刀,因失血过多死亡。

林子的父亲,一个退休的老工人,含着泪水捧着儿子的骨灰回家时,竟然没有一句怨言,没有向单位提出一项个人要求,老人哽咽着说:咱是石油工人,不能给组织添麻烦,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我是林子的同学,我知道,林子的母亲年迈多病,林子是他们家里仅有的依靠和希望。

站在旷野里,我一个人忧伤地歌唱,我的声音饱含泪水。这些,周南